

沿着希望的烛光前行

——初次拍摄微电影的点滴记忆

□ 高占国

我总是想,心中只要有希望,那么,这希望就是前行中的一点烛光,尽管开始时可能微小如豆,但只要坚定前行,总有一天,这如豆烛光一定能汇聚成炬。

走上拍摄微电影的创作之路,印证了这浅显的思维逻辑。从萌生、到萌发、到破土而出长成幼苗,再到结出丰硕的果实,一路收获了艰辛、苦涩与甘甜。

201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无意中在互联网上搜到一部传播很广的法院微电影,讲述的是法官如何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故事。精美的画面、细腻的表演、引人入胜的剧情,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十几分钟的微电影带来的震撼。我和宣传处的几名同志不禁怀疑:“这真是法院自己制作的吗?是不是聘请的专业演员?这得投入多么大的制作成本呀!”

可当我们费尽周折打听到制作单位厦门市思明区法院,了解到片子制作的有关情况后,差点惊得从椅子上摔到地上——整部片子几乎是法院干警自己完成的,剧本是自己创作的,演员是自己的干警,许多镜头是自己独立拍摄的,只是在后期制作上请了专业团队。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微电

影!也许,我们眼下还拍不出这么高水准的画面,但我们必须尽快起步。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不能再输在终点线上。”这种紧迫感引燃了我们在探索微电影创作路上的烛火。

微电影是新媒体的产物,限定在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之内。但既然叫电影,那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了起好步,我们开始在网上观看那些享誉中外的微电影,还向已经开展这项工作的法院同行,尤其是厦门市思明区法院这样的“前辈”请教。

完成一部微电影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作品如何编制、如何策划、如何运筹、如何拍摄、演员如何选定、经费如何分配等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十分陌生。于是,我们请厦门的同行把他们拍摄微电影的资料发给我们,一步步学习。

好的剧本是好作品的基础,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故事。经过千挑万选,我们决定拍摄一部以反映全国优秀法官李晓芳事迹为题材的作品,故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以此展示廊坊法官的责任担当。

人物确定了,故事梗概也列出来,但难题却出现了。剧本创作有它的专业和规律。而此时的

我们对剧本的基本结构还没搞清楚,又怎么写剧本呢?关键时刻,院领导建议我们请专业人士帮忙。于是,我们与北京院校取得联系,请一名优秀毕业生帮忙撰写剧本。

20余天后,剧本初稿基本完成。但因为创作者没有审判工作经验,也没有创作过这方面的作品,语言、情节的设置和表述不能体现现实中法官的职业特点和表达方式。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自己动手,值得高兴的是他教会了我们剧本创作的思路、基本方法和格式。

于是,我们大胆尝试,丰富剧本内容,添加典型情节,使人物对话不仅适合廊坊的地域环境,还要适合法官、法院人的特点。历经艰辛,我们的第一个剧本终于诞生。

接下来就是拍摄。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让自己的干警担任主演。虽然我们的演技可能不如专业演员,但法官的职业素养只有干过这一行的人身上才具备。

李晓芳法官坚决拒绝担任主角:“我办案子还行,让我演戏,根本不会呀。”无奈之下,我们只能从北京电影学院物色了主演。

剧中共设置了30多组镜头,关键人物涉及十几个,而选遍了

全院干警,有过镜头经验的人少之又少。没办法,我们只能按剧本设定的母亲、婆婆、姐姐、妹妹、姐夫、同事、嫂子等人物,对照人物性格、年龄进行演员选择和安排。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在大审判庭进行了拍前演练。从走位、对话到动作的处理,以及人物情绪的变化逐一细心打磨,进行取舍。我们的辛劳没有白费。在实拍时,除一些对话由请来指导拍摄的导演进行了个别调整外,我们物色的演员、设置的情节基本上没有进行更换和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没有拍摄微电影的影视基地,许多场地只能从干警的家中选择。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首部微电影作品的制作,并一举拿下当年全省法院微电影评比的二等奖。

从2015年拍摄这部《晓法芳心》算起,我们已经在微电影创作这条路上走过了5个年头,拍摄或参与拍摄了十几部优秀作品,受到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省法院的表彰。

沿着希望的烛光前行,终将收获光明。

(作者单位: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华灯初上

王争光 摄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 王密东

夏天也是有声音的,丰富而多彩。我爱听夏声,尤其是孩提时代,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记得六七岁时,在初夏的下午,牵着山羊到村边的树林。羊被拴在一棵枣树上,见着地上嫩草,吃个正香。碧草如茵,像毛茸茸的地毯,我不假思索地躺下来,头枕双手,二郎腿儿翘起,小脚丫摇晃着,穿过挺拔的杨树树冠,望向天空,天好高高蓝呀!微微闭上眼睛,这时就会听见杨树叶子在微风吹拂下沙沙作响,伴着这动听的音乐,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夏天时,下雨的声音也让我感到舒心。母亲在里屋做着针线活,我在外间正看着一本刚找到的少年读物。天忽然暗下来,接着掉下稀稀疏疏的雨点儿,空气中能嗅出阵阵土腥味,不一会儿,雨便喇喇下起来了,打在房顶上噼里啪啦作响。院子里积了水洼,雨打在上面激起一朵朵水花。

雨声,翻动书页的声音,还有母亲纳鞋捻线的声响,交织在一起,融为一体。

夏天,中午大人们一般会歇晌。而小伙伴们是不睡午觉的。钻入玉米地青纱帐,侧耳搜寻蛐蛐声,确定其位置,捉住带回家,放入笼子里,听它叫声好不热闹。还有到林子里逮知了,麦知了、秋知了、麻知了,形体不同,鸣音各异。这非常独特的夏声,只有过去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才熟悉。

夏天的夜晚,站在玉米地边,有时会听见“咔!咔! 咔咔! 咔嚓嚓”的响声,刚听到它时,我也大惊失色——是人?是鬼?后来老农们告诉我这叫“拔节”,是玉米成长时发出的声音,是节节长高的节奏。啊,大自然多么奇妙!

孩提时代收集起来的这些夏声藏于心底,到现在仍是一抹挥之不去的记忆。它是少年时经历的符号,是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是返老还童的直通门票。

(作者单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 赵增强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裹五粮,剥个粽子蘸白糖……”看着餐桌上各种口味的粽子,让我想起儿时在老家过端午节的日子。

在我的老家柏乡县,端午节前的四五天,新出嫁的女子,娘家人要向她的婆家送粽子、蚊帐、凉席,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农历五月是农家最忙的时节。在我的记忆中,过端午节不同于春节那么热闹。没有新出嫁闺女的家庭,也是找个地里活儿不是太忙的时候,利用上午的半天时间,带上包好的粽子和蚊帐到女儿的婆家转一圈。中午和亲家坐在一起吃顿饭,下午就匆匆赶回家。顾不上天气的炎热,戴上一顶草帽,便在地里挥舞着镰刀割麦子,像是要把上午耽搁的半天时间给抢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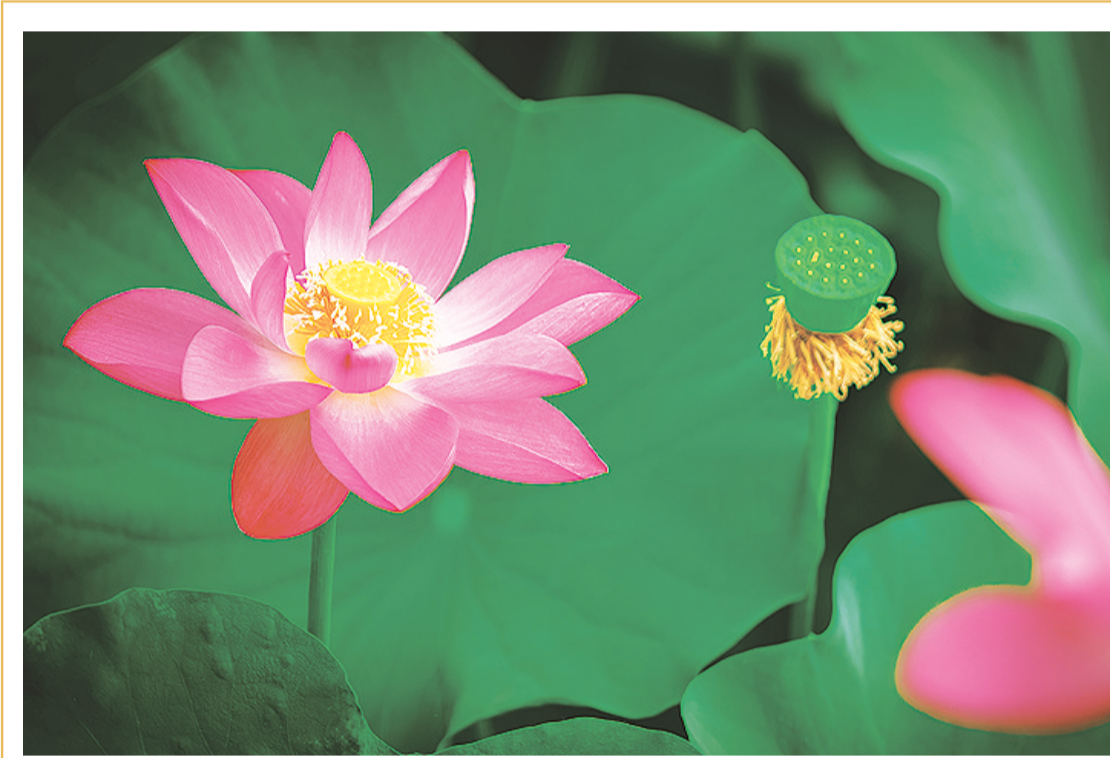
有时眯着天快要下雨,

那就更忙碌了。地里都是忙着收麦子的人。弯着腰,一手握着镰刀,一手虎口向下向前伸出老远,揽着一大片麦子,还不等把麦子揽到身边,就咔嚓一下,将一大片麦子割倒在地。脸上的汗水不一会儿就淌下来,为了抢速度,人们都是将额头在袖子上一蹭,就又继续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实在太累了,人们就会在地头找一阴凉处歇一会儿。这时,大人们会拿起从家里带来的水壶,喝上几口水,在地里帮着拾捡麦穗的,在孩子们则会拿出粽子,坐在那里美美地吃上几个,享受着劳动之余的快乐。

在老家,老辈人都把端午节叫“五月单五”,这是老家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叫法,就像家人喊小孩子的乳名一样,这样叫有一种亲昵感,让你无论走多远,一听到“五月单五”,心都留在家乡的温暖里。这,就是无法割舍的情怀。

(作者单位: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



夏荷

陆超 摄 (作者单位:兴隆县人民法院)

父 亲

□ 冉冰洁

父亲的爱
平凡又坚毅 随和却刚强
似高山似白杨
父亲的爱
平淡又回甘 广阔而无边
如清泉如大海

在你爱的阳光下长大
情的熏陶中成长
给我包容 教我坚强

少年时
我是你眼里的牵挂
你是我沮丧时的肩膀
更是我迷茫时的方向
给我引领 教我善良

长大后
我是你口中的叮咛
流淌着殷殷的关切
给予我宽阔的胸膛
给我勇气 教我豁达

尽管岁月更迭 但深情不变
尽管风霜阅尽 但温暖常在
目睹你头上的白发
感叹你流逝的年华
我愿奋力前行
做你最坚实的依靠
(作者单位:蠡县人民法院)

曾经的味道

□ 王胜

已经忘记是哪年,只记得那还是一个离开二里地就会找不到家的年纪。这天,阳光正好,天上飘过大朵的白云,前院的脆枣树上结满了青色的果实。父亲来了兴致,叫我跟着一起去小镇的市集,我既兴奋又拘束。因为父亲一向严肃,平时多是母亲和姐姐带我去。母亲见状也很开心,赶紧给我换了干净衣服。

路旁的荆棘丛里结满了鲜红色的野枸杞,新翻耕的农田散发出泥土淡淡的清香。父子二人,一路无语。只有田间耕作的乡亲偶尔和父亲远远地打着招呼。远处一只野兔站直了身子四下探望,又忽然嗖嗖两下蹿没了影儿。

快到了,已经隐约听到了喧闹的叫卖声。

我们迅速通过一条存放自行车的

狭长巷子,就来到了主市场,人们摩肩接踵,货物琳琅满目。父亲领着我径直挤到一家搭着帆布帐篷的肉饼摊位前,和摊主热络地打着招呼。

“让他在你这敞开来吃,我去办点事,回来一块算账。”

“放心吧!忙你的,甭管了!”这种肉饼不是现在常见的肉饼,是专门用驴油,通过特制平底铁锅,经火烙炙而成,故当地人称作“驴油盒子”。

父亲在帐篷最里面的角落里给我安排了一个位置,找个小板凳让我坐下,又嘱咐几句,转身就淹没在人群里了。

我开始有些害怕,坐在角落里瞪着眼睛不说话,闻着肉饼的香气吞着口水。买肉饼的人很多,大多是用草纸裹了,打包带回家。架在帐篷门口的大平底锅滋滋啦啦地响,我的肚子跟着咕噜

咕噜地叫。终于忍不住了,我深吸一口气,参着胆子,尽量模仿着大人的口吻,粗着嗓子喊道:“老板!给来一块钱盒子!”摊主随声应答,娴熟地从锅里铲起3个肉饼,顺手放到我面前的小桌上,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真香啊,外焦里嫩,驴油烹煎后有着独特的香味,趁着热,顾不上烫嘴,3个肉饼三两口就全下了肚。

“老板,再来一块钱盒子!”

……如是叫了三次,还是感觉不饱。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能“造”了?闯下祸了?虽然爸爸告诉随便吃,直到吃饱为止。但是在那个物质尚显匮乏的年代,在那个一根冰棍才5分钱的年代,9个盒子是3元“巨款”呢!正犹豫间,父亲回来了。

“吃饱了吗?”

“嗯……饱、饱了……”

“多少钱,老板?”

“3块,吃了9个!半大小子吃过老子。能吃好哇!长大个儿!”

父亲结了账,一贯严肃的脸上闪过欣慰的笑意。

多年以后,我已娶妻生子,工作的忙碌与爱子之情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两大主旋律。父亲也早已从那个不苟言笑、忙碌严肃的“爸爸”变成了满头白发、嘻嘻哈哈的“爷爷”。

我每到一地,都会留意寻找,却再也没有发现当年叫作“驴油盒子”的肉饼,偶有相似,也不再是那年那个味道。

物换星移,寒来暑往,世间万物念念迁流。当我们回首往昔,想要伸手遮掩时,那时光便从手边滑过,如同平静湖面上的小船儿荡起桨,将阵阵童年的涟漪和着淡淡的乡愁,跃上眉梢,掠过嘴角,没入心头。

(作者单位: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